

韓非思想衡論

陳拱 著

韓非思想衡論

陳拱 著

大學叢書

韓非思想衡論

作者◆陳拱
審校◆戴華輝
發行人◆王學哲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葉嚮英
責任編輯◆徐平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08 年 5 月
定價：新台幣 400 元



ISBN 978-957-05-2275-4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序言

二零零五年十一月二日晚九時，先夫陳問梅（又名陳拱）因心腎衰竭在舊金山灣區庫比帝諾家中辭世，享年八十。他的學術生涯就此中止，我倆廝守逾半世紀的緣分也畫下了句點。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易色，我倆同時避居台灣，爾後分別進入師範大學中文系、英語系就讀，從而相識於校內的浙江同鄉會上。當時我見問梅患有嚴重的氣喘，頗動憐惜之心，千里情緣一線牽，由是我倆於民國四十三年結縭於台北。

民國四十七年，問梅應徐復觀先生延攬入東海大學中文系任教，而我在台中女中擔任英文教職。台中溫和的氣候，使問梅的氣喘得以痊癒，而安靜清幽的校園，更讓他能夠專心一意的教學與寫作。他在東海任教達三十八年之久，熱心教學之餘，更孜孜不倦的研究諸子之學。問梅有關人生與諸子的看法，多源自他恩師牟宗三先生的啟發。他自己又不停地深入研究，融會貫通，陸續撰成了多部大書，如《人之本質與真理》、《墨學之省察》、《王充思想評論》等。在東海任教三十八年，問梅度過他人中最適意的時光。

我們的次子於此出世，二個孩子在附設於校園的幼稚園及中小學接受初等教育。歲月荏苒，孩子們先後順利完成台灣清華大學及台灣大學的高等教育，後赴美深造。我盡心的相夫教子，並幫助問梅為東海提供一些服務。依照東海的傳統，系主任每學期必需接待系內學生到家中聚餐一次，不善烹飪的我，都一一勉力為之。每年校慶時，身為師母，更須率同仁眷屬主持一個義賣攤位，將所得奉獻給學校，我也盡力完

成。我一心希望能夠讓問梅全無後顧之憂的為東海貢獻心力。

問梅七十歲退休時，心血管已因多年高血壓而狀況不佳。為方便兒子們就近照顧，我倆決定移居美國。但即使身處異地，問梅的著述工作仍未片刻停頓，這是我衷心服於他之處。他繼續從事在台已開始的《文心雕龍》之研究，為搜求資料，我們曾訪問史丹佛大學胡佛圖書館，問梅看見他的著作都在館藏之中，內心十分欣慰。民國八十八年他終於完成《文心雕龍本義》一書，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分上下二冊，共一三一八頁，真是洋洋巨著。問梅應可就此停筆了，但他仍不鬆懈，隨及展開下一部書《韓非思想衡論》的寫作。

問梅的身體狀況此時開始有了巨大的變化。他因心臟血管堵塞，接受了一次心血管繞道手術。之後他的體力就一直無法復原。然而，只要精神轉好，他就會坐在書桌前提筆疾書。二零零一年定期追蹤檢測身體，醫生突然發現問梅腎臟衰竭。醫生指示的治療是每週洗腎三次，並只能吃一些軟性低鹽食物。問梅洗腎每次需在醫院治療五小時，回家之後常感身體極度疲乏，沒有精力工作。儘管如此，只要稍有元氣能夠坐起，他就必定回到書桌前奮力提筆，雖然，能支撐的時間已逐日縮短。洗腎又大大傷害了他的食慾，有時候，他會把食物嘔吐出來，我告訴他：你吃不下東西就沒體力寫書了，他一聽到這話就努力再把食物吞了回去。唉：一直到最後，我倆都以為他只是暫時體力不支，休息夠了就要坐回書桌前的，萬萬沒料到他突然走了。他先前還要兒子為他準備厚厚的一疊稿紙，現在卻再也用不到了！

出版這部未完成的遺作，是頗經過一番周折的。問梅先前曾說過，他在餘生一定要把這部書完成、出版，才能無憾於心。這整部書的章節目錄問梅生前已經完全擬妥，正文也已完成七章，只餘第八章及結

論，全書即可付梓出版。事實上問梅也已開始撰寫序言的初稿。幾近完成的著作，我怎麼能就此讓他隱沒。因此我與兒子決定將手稿整理出版，實現他的遺願。我更希望它能即刻印出，成為問梅一生著作的完結篇，完整的印證先夫「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學術精神。然而五十多年的廝守，我只懂照顧離開書桌後的丈夫，對他書桌上的心思，我全然陌生！東海大學中文系張端穗教授，是問梅生前最親近的弟子。一年前我與張教授接洽，他慨然承諾要為老師續完這本遺作。如今在如此短促的時間之內，與十分沉重繁忙的教學工作之餘他做到了，我心懷無以言喻的感激。另外，在出版本書的過程中，臺灣大學退休教授楊承祖先生、東海大學中文系阮桃園老師，也幫了很多的忙，我在此亦要表示十分的感謝。最後，我們非常感激臺灣商務印書館答應出版本書，實現了先夫的遺願。

十一月二日，為先夫二週年忌日，我將前往墓園告慰：讓問梅完全知道他能得到大家的敬愛，關心幫助他將此書出版，留給後來研究這方面的學人與學子們作參考。他最後這些年的努力也很值得了，安息吧。

戴華輝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一日

美國舊金山灣區庫比帝諾市

目次

序言

第一章 《說難》、《孤憤》，身世、國情之悲……………一

第一節 韓非之生平大略……………一

第二節 口齒的悲劇……………二

第三節 窮途之困……………八

第四節 無奈與絕望……………十五

第二章 法家之興起、發展與完成……………二九

第一節 周文罷敝與法家之興起……………二九

第二節 法家之一、二期發展……………三三

第三節 韓非之承繼與轉進……………三九

第三章 心靈之局限化、偏執的心態、執一的心態…………… 六三

第一節 管仲之論豎刁、易牙及開方…………… 六四

第二節 所謂管仲之「大物」…………… 七〇

第三節 子產之聞婦人哭聲…………… 七二

第四節 師曠、晏子之答齊景公…………… 七六

第五節 仲尼之答葉公問政…………… 八六

第六節 跖危之生子皋…………… 九五

第七節 太公望之殺狂矜兄弟…………… 一〇一

第四章 純利的人際關係，及「挾自為心」與君臣關係問題…………… 一一三

第一節 人之定義與純利的人際觀…………… 一一三

第二節 「挾自為心」之涵意…………… 一一七

第三節 君臣之異利，及其交利問題…………… 一二七

第五章 人主之危機、慘劇及其消解之道…………… 一四三

第一節 內鳩、鳩毒與扼昧…………… 一四四

第二節	八姦之內涵	一四七
-----	-------	-----

第三節	五壅之要例	一五一
-----	-------	-----

第四節	姦劫弑臣，厲亦憐王	一六一
-----	-----------	-----

第五節	必伐其蠶，數披其木	一六六
-----	-----------	-----

第六章	人主之艱難及其消解問題	一八一
-----	-------------	-----

第一節	愚、誣之學	一八二
-----	-------	-----

第二節	雜反之行	一八五
-----	------	-----

第三節	三種不同的表現者	一八七
-----	----------	-----

第四節	智、壽狂言與巫祝之聲	一九三
-----	------------	-----

第五節	以功用為的殼	一九七
-----	--------	-----

第七章	法治論的種種	二一一
-----	--------	-----

第一節	法治的正規性問題	二一一
-----	----------	-----

第二節	法治內容之一般問題	二一五
-----	-----------	-----

第三節	重刑止姦的矛盾問題	二一八
-----	-----------	-----

第四節	法治對於善行與學術之否定	二二六
-----	--------------	-----

第五節	耕戰政策與富強格局	二三六
第八章	君術或主道之殘酷	二四九
第一節	術之原始	二四九
第二節	道與術之分際	二五九
第三節	術之殘酷性	二七一
第九章	結論	二八五
附錄一	論孔老之精神境界	二九七
附錄二	陳拱（問梅）先生學述	三六五
附錄三	陳拱（問梅）先生著作目錄	三六九

第一章 《說難》、《孤憤》，身世、國情之悲

第一節 韓非之生平大略

韓非是先秦法家之思想者，一般上多以為他是法家思想之集大成的人物。他的生平事蹟，太史公司馬遷將其與老子、莊子、申不害同傳。其《韓非傳》云：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註一）也。喜刑名（註二）、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

「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註三），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治，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

「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

按此段以下，太史公特附錄其《說難》全文，略經刪節之全文一篇。文長，此處免錄。

又繼前述言：

「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註四）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

「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入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而！」

以上分段所錄，除《說難》一文外，即是史公《韓非列傳》之全文。這只能使我們了解韓非一生之大略情形。

第二節 口齒的悲劇

太史公《韓非列傳》所敘，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即在其兩次特提《說難》：一則說，「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自脫」；再則說：「申子、韓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此外，在其《史記·太史公自序》中亦有所謂「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之說。這是與文王之所以演《周易》、孔子之所以作《春秋》、屈原之所以著《離

騷》、左丘明之所以有《國語》等並說，以為均由於「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所致。由此可見，太史公對於韓非所作之《說難》與《孤憤》兩篇所言，確實是非常重視的。

而韓非之《說難》一篇，就其與法、術思想之關係而言，實在不是很重要的，至少不能有任何直接關係可說，但就其一生的際遇而言，的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史公之重視《說難》，其用意必不在韓非的思想，而必在於其死於秦之不能自脫，甚且亦可推至其一生際遇之不幸。本此以言，則韓非一生際遇之不幸，與其「知說之難」，而「為《說難》書甚具」，必有密切的關係。

太史公以為韓非「知說之難」：說應音アメヘ、是游說的簡稱。游說是戰國時代，知識分子面對面地說服王公大人，因而取得卿相之位的重要途徑。茲舉數例如下，以見一般。譬如商鞅，他本是衛人，從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掌公族。公叔痤死，後入秦，以「帝道」、「王道」及「霸道」說秦孝公，均不得入。最後一次，以「彊國之術」說服孝公，使其「不自知郤（按同膝）之前於席也」，且「與語數日不厭」。因而取得了左庶長之位。（詳《史記·商君列傳》）。這是游說之效。

又如蘇秦，本是洛陽少年，初以連橫說秦惠王，未被接受，改以上書，書十上，依然不能得志。於是，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形容枯槁，面目鰲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紆，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於是，「喟然而嘆：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這種滋味是最不好受的。於是，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流血至足。期年而成，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受相印。（據《戰國策·秦策》）。這是游說之效。

又如張儀，他是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成而游說諸侯。嘗與楚相飲酒，因被疑為盜楚相璧，為楚相門下痛打一頓，回到家又被其妻責怪一番：「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對於這些，張儀滿不在乎，他只張口、伸舌，問一句：「視吾舌尚在否？」他只需吾舌尚在，就不愁沒有卿相之位。（據《史記·張儀列傳》）。

從這些事例看，戰國這個時代，就知識分子之出路言，說它是一「游說的時代」，實在也不為過。

韓非是韓之諸公子。諸公子，據說就是諸侯之子，這一說法並不正確。但不管如何，他應該是韓之宗室，也可說是韓之貴族，而決非得意的貴族。從《史記》本傳看，他雖屢次上書韓王，韓王終不能用他。又其原書之《孤憤》篇，更有「以歲數，而又不得見」之言，可知其欲見韓王一面都是非常困難的。（詳情見下文）。他生在這個時代，深知自己處境並不好，當然也要為自己尋找出路，以求發展的。所以他一定會注意到游說的事。他知道游說很困難，必須深究游說之道。因此，他寫了這篇論游說困難的文章，稱之為《說難》。故《說難》書之所以作，我以為應該直接從韓非自家之學習游說、研究游說的態度和用心加以體會，比較接近事實。這當然只是推想，但我以為卻是合理、合情的推想。不然，游說一事，既與法、術思想毫無直接關係可言，韓非他為什麼一定要寫此《說難》的文章？而太史公為他立傳，為什麼又特別重視這樣的一篇文章呢？

大抵經過一番擬議、探索和深究以後，韓非作成了這篇《說難》之文。《說難》之首段有言云：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

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按此所言，「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這是「論游說之難」之最切至的事實，也是最重要的課題。倘若作為一問題言，恐怕也是最不易解的問題。所謂「所說」，即是被說者，多半都是指當政者的君主，所謂王公大人。對於被說者心中想的什麼，游說者必須有了解，了解得很透徹，掌握得很妥善，然後察言、觀色，隨機而應變，漸次以吾說順應之、迎合之而盡其所好。如是，才有被接受的可能。這正是「以順為正（註五）」的游說之總原則、總綱領。韓非論游說之難，居然能掌握住此一切至的事實，重要的核心，可見其對於游說之事，必曾經過深思、熟慮了的。所以太史公以其為「《說難》書甚具」，這是很相應而適切的評定，可謂知言之選者。具，應即俗語所謂「獨具隻眼」之具，意謂其於游說之事有獨到的、卓越的見解之意。

如實而言，韓非《說難》之書，一開始即緊握住此一核心問題，有此深思、熟慮，的確是很卓越的。於此，而能循其下文所列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出於（為）厚利者」以及「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等三大類，在以順為正的要求下，盡可能地訂出許多具體而可言、可行的細目，分立條款按部選義，就班考辭，而校練以為揣摩，揣摩而復揣摩之，揣摩之不已，自然必可抵於成者。如是，則游說之事雖難，亦必能歸於無難了。天下無難事，唯在有心人。故就韓非而言，其游說之困難，應可克服，甚至可說是已經克服過來的了，只是他依然不能游說而已。

韓非之所以依然不能游說，困難並不在於游說本身，而必在於其口齒之不利。太史公說：「非為人口

吃，不能道說。」道說，即是說話。不能道說，就足以表示：其口吃一定是很嚴重的，已經影響到平日的說話。說話都有困難，試想，他如何能游說呢？我們可以這樣說，他是可以游說的，但他又是不能游說的，所以他的一生就不曾見他游說過甚麼人。

韓非的一生，其活動的事跡，正史上只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與李斯俱事荀卿；第二次是李斯奉命下韓，韓王安與韓非謀弱秦；第三次是秦急攻韓，韓王安遣韓非使秦。這三次可說是三個點，若將其連成一條線，即表示韓非一生的活動，乃是相當簡單的，並無很多可以想像的空間和臆測的事件。

韓非與李斯從學於荀卿，應該是在荀卿免去蘭陵令以後的事。荀卿趙人，亦曾遊歷諸侯，年五十在齊，因齒德俱尊，曾二為祭酒。後，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及春申君被殺，荀卿亦廢。此時，其年事已高，遂家居蘭陵。荀卿本甚好學，家蘭陵後著書、講學，影響所及，使蘭陵人亦多好學。《史記·荀卿列傳》提及「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但未提及韓非，他可能晚李斯進入荀門。依近世所說，韓非與李斯俱事荀卿，應在韓桓惠王十九年以後（註六）。這是推測，當屬可能。依《史記·李斯傳》，李斯學成，辭荀卿入秦，求為秦相呂不韋舍人，不韋以為賢，任以為郎。此後，即有機會得說秦王（始皇）。他嘗以「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之說，得秦王嘉許，拜為長史，後又拜為客卿，為秦計畫統一天下之業，而漸露頭角。李斯辭荀卿入秦，在韓桓惠王二十六年（註七），此時韓非是否亦辭荀卿他往或歸韓，或仍在荀卿門下，並不得而知，更不可能有游說之事。

李斯在秦，《史記·秦始皇本紀》：十年，「大索，逐客。李斯上書申說（此即著名的《諫逐客書》，《史記》本傳列其文），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

患之，與韓非謀弱秦。」此是在韓王安二年，為韓非第二次在歷史上出現。但《史記》本傳並無敘及，《韓世家》亦無記載。故此事之究竟如何，亦不可得而知。這次，韓非與韓王見面，除謀弱秦外，恐亦不可能有以「法、術之言」向韓王游說之事，否則，應有記載。

韓非善著書，其所著書傳入秦國。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而自言云：「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而與之遊，死不恨矣！」李斯告以為韓非所著書。於是，因急攻韓。韓王安此時始遣韓非使秦。這是韓非第三次在歷史上出現。這次除本傳所載外，《韓世家》亦有記載，是在韓王安五年：「秦攻韓，韓急，使韓非使秦。秦留非，因殺之。」其他均無所悉。惟就《韓非子》原書所載的《存韓》篇看，其經過並不如此簡單。《存韓》篇除韓非原文一篇為使秦時《上秦王書》，言「韓未可舉」外，還有李斯的兩篇：其一、是秦王將「韓客所上書，言『韓未可舉』，下李斯議」，而有李斯所議之《上秦王書》一篇；其另一、是李斯建議秦王，遣李斯赴韓，設法誘韓王入秦，因拘之，然後再與韓之當政者談判，藉以「深割韓」，秦王從其議，遣斯使韓，往詔韓王，然終不得見，於是計畫落空，不得已作《上韓王書》返秦。故《存韓》篇亦附有李斯《上韓王書》一篇。而李斯遣韓非藥，使自殺，應在自韓返秦以後。所以韓非臨危奉命使秦，他所能為的與所為的，僅只上書秦王，勸其存韓而已，且因此《存韓》之書又全落入李斯的圈套之中，而難得有當面游說秦王的事。

韓王平日不能用韓非，此次因秦之急攻韓，遣其使秦。依常情推測，韓王之意是想利用秦王對他的好感，讓他去說服秦王，暫時保存韓國。而韓非奉命入秦，當然已見到秦王，其《存韓》書應即此時面上秦王。史公本傳謂：「秦王悅之，未信用。」這一簡單的記載，吾人今日雖未知當時的情勢究竟如何，看來